

中国当代作家

THONGGUO DANGDAI ZUJIA
系列

霍达

穆斯林的葬礼

补天裂·未穿的红嫁衣·沉浮
红 尘·搏浪天涯·国 殇
秦皇父子·听雨楼随笔·抚剑堂诗抄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霍建

穆斯林的葬礼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穆斯林的葬礼/霍达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(中国当代作家·霍达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258-3

I. 穆… II. 霍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9171 号

穆斯林的葬礼

霍达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31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8.625 插页 4
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7258-3 定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《中国当代作家·霍达系列》自序

国学大师王国维谓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’此第三境也。”

此等语言，真正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其实，不必特指“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”，世间凡人，只要是下功夫研究点儿什么的，无论卖豆腐的、种西瓜的、编蝓蝓笼子的、弹钢琴的、唱戏的、写文章的，对于自己所从事、所熟悉、所热爱的工作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必有深切的体会：若要出类拔萃，独树一帜，决非易事。人们要做好一件事，大都是从向往开始，如登高望远，对那遥遥可见的风景，充满无限的憧憬，这便是第一境。继而为之痴迷，苦苦追求，虽山重水复、万险千难也在所不惜，这便是第二境。许多人就在这第二境中停顿了，退却了，或者倒下了，吃尽跋涉之苦，却未曾尝到攀登之乐，因为他没有达到那风光无限的第三境。难就难在第三境，妙就妙在第三境，那是艰苦跋涉之后的突然发现，是长期积累之后的妙手偶得，是废纸三千之后的神来之笔。所谓“下笔似有神助”不过是自欺欺人，灵感来自作家自己，是冶炼了自身的天赋、智慧、阅历、学识和治学风格所浓缩的精华迸发的闪光裂变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一位前辈作家说过：“寻诗争似诗寻我。”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，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，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‘互动’过程：你在‘寻’他，他也在‘寻’你。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，‘众里寻他千百度’；而他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、完整的、有生命的艺术品，等待着你的发现，‘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。这样的创作状态，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，而是艺术享受。”编辑在发稿

时,认为“苦行”二字不妥,问我是不是改为“苦刑”?我说不能改,这不是笔误,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。“苦刑”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,只能被动地承受,因此才深感其苦;而“苦行”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,虽苦而无怨,若“苦行僧”然。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,我取后者。

写作是一个自我“修炼”的过程,不断挑战自我、超越自我、升华自我的过程。回首几十年文学生涯,自然是苦多于乐,大半天时间都花在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,然而,偶有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,顷刻间便抵消了所有的辛劳,所有的付出,由衷地感到今生不虚此行,庆幸我选择了文学,文学选择了我。

收在这部集子里的,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,一个个都是当年十月怀胎、一朝分娩,耗去了我的一份心血和一段生命,重新翻检时,像抚摸着自已的儿女。现在,他们都长大了,再一次整齐地排列成阵,去面对我的读者。母亲是不愿意当众评价儿女的,那就把这个权利留给读者吧,也许你能够猜到,哪一个是最钟爱的。

2008年12月6日写于抚剑堂书屋

序一 一本奇书

冰心

我认识霍达，是从读她写的《国殇》和《民以食为天》开始的。我喜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，因为从这些文字里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。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，她写的电影剧本、戏剧本等等，我都没有看过。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我才知道她是回族，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！

关于回族，我知道得很少，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，没有一个回族人。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，不吃猪肉，男人们戴着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；北京有一条牛街，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，还有教堂（清真寺），如此而已。

看了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本书，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。书里每一个细节，我都很“陌生”，只有书中小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生活的那一段，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，我对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，还是熟悉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感情的。

回来再讲这本小说，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，挺然独立。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，引起了“轰动效应”，这“效应”之广之深，大家知道得比我还多，我就不必细说了！

现在，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外国文字，在海外出版，虽然里面有些删节，我对此还是十分欢喜。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，有十个民族是穆斯林，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，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，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、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。关于这本小说，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，真是多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古

谚,说“百闻不如一见”,亦愿海外的朋友们,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!

1990年7月,古尔邦节

(此系冰心先生特为《穆斯林的葬礼》外文版所写的序言,
发表于1990年8月18日《文艺报》)

序二 穆斯林诗魂

刘白羽

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二日。

上午读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无法释手，不过按照我读书的习惯，总留一个结尾专门来读，因此还是忍耐住了。下午睡起，将全书读完，释出压在心头的沉痛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觉得这是一部穆斯林的圣洁的诗篇，充满悲剧的美感。过去的的生活过去了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这部书场面十分阔大、头绪那样纷繁（本来人生就是阔大而纷繁的），通过一个玉器世家几代盛衰，唱出一曲人生的咏叹。全书前面部分还情缜意密，精心刻画，到后半部已如大潮汹涌，不可遏止。这是玉的长河，不，人生的长河，命运的长河，悲剧的长河。到新月之死，我实在无法抑制，不能不流下眼泪。如果不是把人生的真谛写得如此深邃，如此动情，能有如此摧肝裂胆的艺术魅力吗？

读这部书，有如读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奇谲诡变，奥妙无穷。一个中年女作家，能够有这样强大的驾驭历史、挥洒人生、驱使命运，写得沉雄浑厚、凝练典雅的创造力，达到了惊人地步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艺术成就，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，她在追求一种美，人生如果没有这种美，人生有什么意义？艺术如果没有这种美，艺术有什么意义？正是这种美，深沉的美、崇高的美，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。我仔细品味着作者为什么掌握了这种美，我发现，作者是一个有自己美学观的人。她写道：“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”，“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”，“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，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，悲剧，也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

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，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、纯净的意境。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‘人’。”

的确，一页一页读下来，我进入一个庄严而伟大的世界。读到《玉殇》梁亦清之死，这是大斧铿锵的雕塑，悲壮淋漓，令人震撼，读到《玉王》，韩子奇青云得意，斗角钩心，用笔如此老练，千万世态，游刃有余，我深为这种艺术功力而赞叹。围绕着这一条清澈而晶莹的玉的长河，梁君璧、韩子奇，各有鲜明的性格，各有独特的内心世界。但在这庞杂的人生之林中，却响起一支幽幽的乐曲，它由小而大、由轻而重、由弱而强，一个形象轻盈而出——这就是新月，正是这一纯洁的灵魂、幽静的灵魂、美的灵魂，本来是一道活泼的小溪，却一下跌入人生的劫难，由梁君璧之拒绝楚雁潮这一波澜突起，掀开可怕的命运的剧变……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，使得纯真的少女的爱心像一块无瑕之玉一下跌得粉碎。是的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，她是“为人心作传”——无论是优美的，无论是残酷的，人的心灵，压倒一切，镇住一切。新月之死，令人悲痛欲绝。这绝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和新月患同样病而死去的亲爱的儿子，才会抚今忆昔，引起创痛；倒是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的心，才能感受到凄切命运中美的触动。新月之死，是祝英台之死，是缠绵的，又是壮烈的，不只是柔情感人而是苍天泣血，人们的心正是从这悲剧之美中得到净化。

从艺术评价来看，我以为林林总总的诸多人物中，梁君璧是作者塑造得丰满的一个典型形象，一言一语，一颦一笑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使我想到《红楼梦》中的凤姐。也许因为我是北京人，我生长在曾经富极一时而终又凄凉零落的大家庭中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使我懂得梁君璧，她表面上显露着压人的威势，其实内心隐藏着一腔悲痛，一部书能写出一个典型人物已不容易，何况全书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“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我读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得到了多年来难得的艺术享受。

当然，从美学的完美之境这一高度来考察，全书也非无不足之处。我相信作者的才华与意志是能够承受这种过苛的要求的。王国维有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说。梁君璧之风云叱咤，韩子奇之愁肠百结，都衬托新月，净化主题，至新月之死，大有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

已”之势，她盼望着天明，她在天明时死去，这是人世间多么大的悲痛呀！这些都丝丝入扣，不隔；但韩子奇在伦敦，楚雁潮突然而来的爱情，由于铺垫不够，过分突兀，从而不能出神入化，精初至微，则隔矣。当然从全局之矫捷，大可不计片断之平弱，但有一点是否值得推敲？作者精心筹划，独树一帜，以今昔对比结构全书，有如两条河流相融相会，相彰相衬，其妙无穷。但是不是创作了结构，又受到结构之局限呢？

前面说到完美，完美当然是美学的很高的准则。我考虑这一问题，是从罗马圣彼得教堂开始的。当我走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塑《母爱》跟前时，那种整体的完美一下镇住了我。在文学上，我崇拜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但是在托尔斯泰笔下，我以为体现了艺术完美的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；我崇拜《悲惨世界》，但是在雨果笔下，我以为体现了艺术完美的是《巴黎圣母院》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从悲剧美这一角度来看是达到一定完美的程度，读完所以令人不释于怀，就因为它具有悲剧美的感化力。作者在后记中讲道：“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，仅仅炫耀技巧就失去了灵魂。”还说：“我至今弄不清楚运用了什么技巧，也弄不清楚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归属什么流派。”作为一个既欣赏西方古典文学、又欣赏西方现代文学的人，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浪漫主义的，当然，不是停滞于古典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，而是迈步于今天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，它显得更鲜活、更有灵性，因而也更动人。在悲剧张度这一点上，它属于莎士比亚；在探索人心这一点上，它接近茨威格，但是，它比茨威格有气势，因此它是不平凡的。

正因为是为穆斯林人心作传，全书笼罩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，因此我说它是穆斯林的圣洁的诗篇。当然，我所指的不是在书中阐发了多少真主的旨意。我所指的是它扬起穆斯林美的灵魂。也许有的读者觉得这个悲剧太悲惨了，但是，在尾声部分，梁冰玉看到“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门里边，洁白的皮肤，俊秀的脸庞，黑亮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正吃惊地看着她。‘新月！新月……’她一把抱住了少女……”是的，默默苍天，沉沉大地，过去的的生活过去了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梁冰玉抱着的已不是新月，而是梁家第三代人，她抱住的不是

正是一个新的新月，一个未来，一个希望吗？对于细心的读者，这轻轻一笔也就足够了。

(此系刘白羽先生为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所写的评论，
发表于1990年7月29日《光明日报》)

自序 二十年后致读者

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深夜，我为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点上最后一个标点。当时，我已经心力交瘁，但仍然不忍释卷，怀着深深的爱怜和依恋，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浸透心血和汗水的书稿通读一遍，又动手作《后记》，写毕已是九月一日凌晨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，《后记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请接住她，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。”

这句话，是对编辑说的，也是对读者说的。从那一刻，婴儿脱离了母体，剪断了脐带，来到了人间。

二十年过去了。昔日的婴儿，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岁了。当母亲回头注视着在人间闯荡了二十年的孩子，不禁百感交集。感谢真主的慈爱，这孩子成长得很健康，而且人缘儿极好。我这么说，并不是因为她出世不久就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拥有了那么多真诚的读者。据北京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，仅他们一家二十年来的累计印数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万册，这还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、中国文学出版社、外文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中、外文多种版本，更不要说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盗版书。每一本书又在读者中辗转传阅，持续蔓延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数次全文广播，又把读者面扩大到无数的听众。读者、听众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，他们当中，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，有与我血脉相连的穆斯林同胞，有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，有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，绝大多数都和我素不相识，仅仅因为一本书，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，心灵沟通了。许多人是偶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看到这本书，顺手翻一翻，便放不下了。许多人是在辛劳的工作或学习的间歇，一边捧着饭碗，一边收

听广播，一节听完，意犹未尽，期待着明天同一时刻继续收听。他们含着热泪向我倾诉，我含着热泪感受他们的心声。有的回族同胞说，他从这本书里了解自己的民族，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；有的读者说，她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，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改变了她的命运；有的年轻朋友说，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，使他懂得了人的一生活应该怎样度过，并将陪伴他一生。他们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之情令我感动，但这些赞誉，我不敢当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不是史书，不是教科书，而是一部文学作品。我不是民族史专家，不是宗教职业者，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，一名虔诚的穆斯林，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，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、所经历、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，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。我也不是哲人，没有先知先觉之功，怎么可能去改变他人命运、影响他人的人生？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如何神奇的魅力，而更愿意相信，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，和作者共同创造了文学。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，无一不是由广泛流传获得了生命，活在读者之中。读者的选择，历史的淘汰，最是无情也最有情。

还有的读者以极大的兴趣和我探讨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的艺术技巧，这使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说过的话：“寻诗争似诗寻我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，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“互动”过程：你在“寻”她，她也在“寻”你。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，“众里寻她千百度”；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、完整的、有生命的艺术品，等待着你的发现，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样的创作状态，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，而是艺术享受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不是依照作者的设计，而是遵循她自身的规律，自然而然地“生长”出来的。书稿分两期在《长篇小说》杂志上刊出，上半部发稿时，下半部还只有一个目录，但我并不担心，一个已经孕育成熟的生命，分娩自然是指日可待的。

二十年后回忆当初，早已淡忘了“分娩”的阵痛，有的只是母爱的温馨和岁月的感慨：孩子大了，母亲老了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寒暑，我的孩子已经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，既然我把她交

给了读者,就让她继续生活在你们中间吧!在她的二十岁生日到来之际,我谨向尊敬的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,感谢你们二十年来对她的厚爱和呵护,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!

2007年8月29日

写于抚剑堂书屋

啊,安拉! 宽恕我们这些人:活着的和死了的,出席的和缺席的,少年和成人,男人和女人。

啊,安拉! 在我们当中,你让谁生存,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;你让谁死去,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。

啊,安拉! 不要为着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,并且不要在他之后,把我们的来做试验。

——穆斯林葬礼上的祷辞